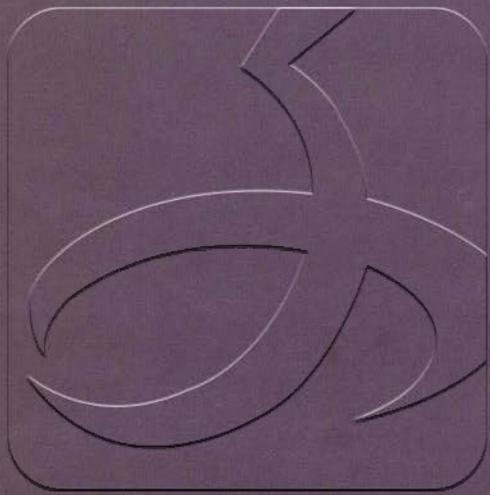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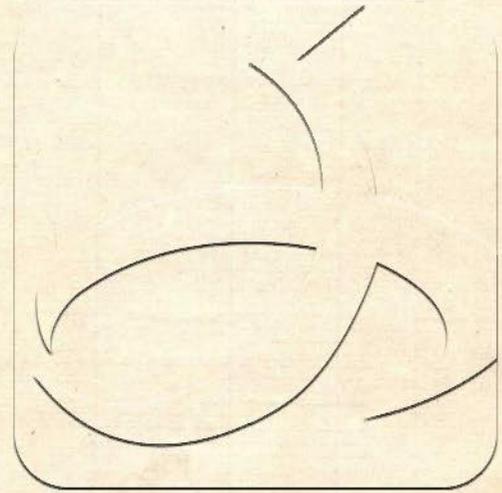
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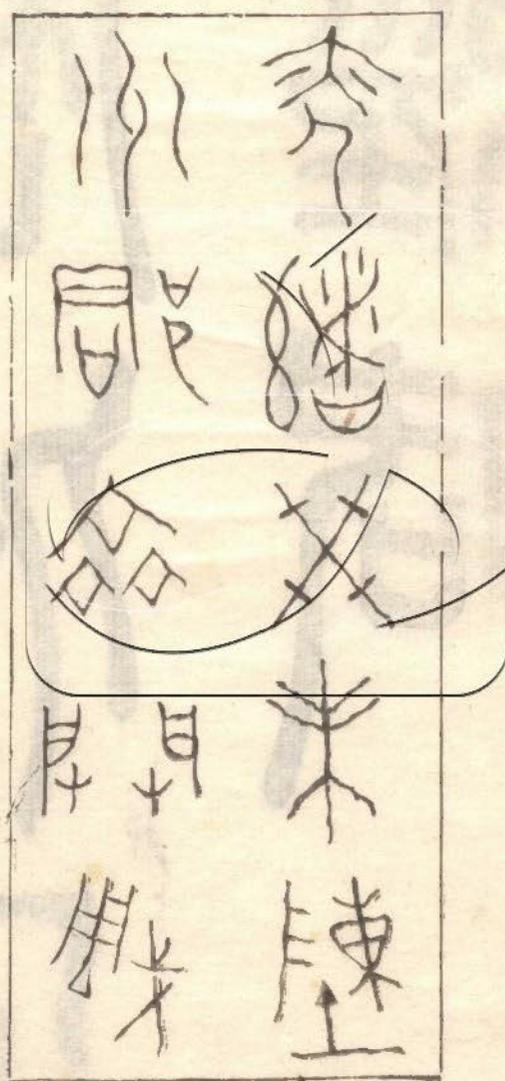
歷

晴

代

石





經傳刻石自東漢始魏繼之唐爲醕備以其取法漢魏又遵毛
 鄭諸儒之本參以說文字林之字其本雖奉當時公令不盡合
 古而後代刻石鑄本皆遵用之故歸安丁氏涪唐石經校議敘
 云今人所讀者毋論非漢魏六朝之舊亦非陸孔所據之本矣
 句皆石經之句字皆石經之字讀經而不讀石經飲水而忘其
 原可乎桂未谷先生此書乃據石經考金石文字記及經義考
 諸書附以當時儒者之說而論次之上下七代爲書二卷學者
 卽不得見石經各本讀此亦能洞徹根由而識三代經傳流傳
 之故實事求是豈小補哉當時北平翁氏欲刻未果道咸間日
 照許先生瀚欲與說文義證同授梓而未果同治壬申重熹走
 日照謁許先生墓得識丁君良善以此本相贈越十二年癸未

重憲 出守陳州丁君亦來校刻先君子遺書迺商榷成之許先生校桂氏說文之例有刪有補茲亦略師其意更加按語以與原書有別讀者庶瞭然焉光緒九年冬月海豐吳重憲謹序

歷代石經略目錄

漢一字石經

北魏補治漢石經

宋洪适重刻漢石經殘字

宋胡元質重刻漢石經殘字

魏三字石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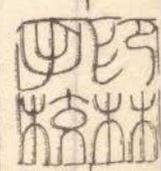
宋蘇望重刻魏石經殘字

宋胡元質重刻魏石經殘字

晉石經

以上三代石經引證諸書共為一卷

唐石經



國朝賈漢復補刻孟子

唐明皇御書孝經

宋刻草書孝經

宋李德刻孝經

宋句中正三體孝經

宋楊南仲三體孝經

宋昌州古文孝經

宋建康府學孝經

宋湖州學孝經

宋常州學孝經

明國子監孝經

唐張參五經文字

唐唐元度九經字樣

孟蜀石經

宋田況補刻公羊穀梁二傳

宋席益補刻孟子

宋嘉祐石經

元汴梁學修復宋石經

宋高宗御書石經

金太學石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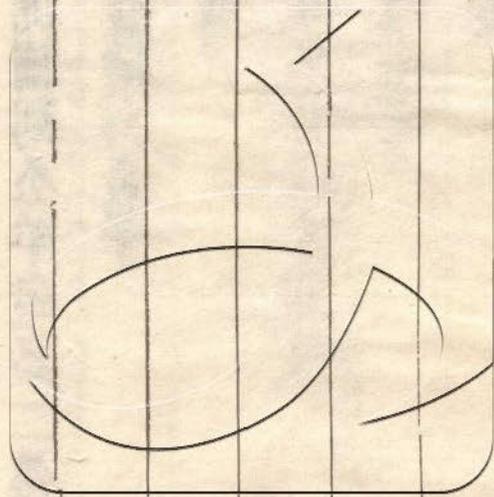
以上四代石經引證諸書共為一卷

據顧寧人朱竹垞諸家所本檢其要者錄成二卷翁學



使欲刻板散與諸生奉

命回京遂止壬子錄於萊州癸丑記於濟南 未谷



歷代石經略上卷

漢一石經



曲阜桂馥著



後漢書靈帝本紀熹平四年春二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

石立於太學門外

蔡邕傳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

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

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

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

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

咸取正焉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盧植傳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

張馴傳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

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

司農

宦者傳時宦者汝陽李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迺白

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著正其文自後五

經一定爭者用息

謝承後漢書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闌障開門於南

河南郡設吏卒視之

袁宏後漢紀熹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之

前

楊龍驤洛陽記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

丈羊頭山記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周易尚

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

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

邕名

隋書劉焯傳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

知者焯奉敕與劉炫等考定

鄭樵通志畧曰石經始於蔡邕秦火之後經皆初出諸家所

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憑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謬邕校

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爲書而刻石於太學門外柰當漢之末祚所傳未廣而兵火無存後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者多非蔡氏之經

黃潛曰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猶存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如是而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當珍護以謹其傳也

陶宗儀書史會要曰堂谿典官五官中郎將馬日磾趙臧官諫議大夫劉弼張馴韓說官議郎張文蘇陵傅楨楊賜孫表官郎中單颺官太史令左立官博士并熹平中奉詔正定諸經者

楊慎曰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

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馥案趙嶠石墨鐫華

全襲此說不知其謬也朱氏經義考引石墨鐫華而辨之云按漢熹平刻石光和立石先後總屬中郎所書非再刻也

又曰蔡邕石經趙臧撰家有遺字三卷

于慎行筆塵曰洛陽石經晉末未嘗損失至元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取之以建浮屠精舍大致頽落間有存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請遣官守視補其殘缺竟不能行而古跡泯矣視焚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爲吾道之厄一也馥案以上諸條不言漢石經爲一字三字

後漢書儒林傳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分
爭更相告言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
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
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北史劉芳傳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
質焉芳音義明辨時號劉石經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開陽門外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

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
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
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
羊禮記四部又讀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

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

宇文紹奕曰內翰胡公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

奇按史稱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鄴道元注水經亦云光和

六年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則一字石經出於邕筆似

無可疑若夫三體石經以儒林傳考之其書已出於東漢時

水經乃云刻之魏正始中意者魏刻始以補漢刻遺也爾

紹奕曾見胡元質所得一字石經信其出於邕筆允為卓識

又或於儒林傳之言不能以水經注折之乃疑魏刻三字補

漢遺也自蔽其聰明而為臆說矣

張參五經文字序蔡伯喈以滅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

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偽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
於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

馥案備體謂三體

韋述西京新記曰貞觀中祕書監魏徵參詳攷驗蔡邕三字石經凡十數段請於九成宮祕書監內置之後天后移於著作院

竇蒙述書賦注蔡邕書今見打本三體石經四紙石既尋毀其本最希

郭忠恕汗簡曰後漢中郎蔡邕寫三體六經邪臣矯嫉未盈一紀尋有廢焉

方甸曰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今字

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

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卽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數十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亾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今世猶存五代湮滅殆往年洛陽守因闢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加意搜訪凡得尙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字者魏世用日磾等

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為也尙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合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

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皆殘闕已甚句讀

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惜哉按此條與姚寬西溪叢語同

董道廣川書跋曰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當時號洪都三

字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

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

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於鄴都河陽河岸崩遂沒於水其得

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為軍

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船壞沒溺不勝其眾也其後得者盡

破為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

欲補緝立於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為柱礎貞觀初魏

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存祕府當時考

驗至詳謂不盡為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

深於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

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

所遺沒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

末淪沒之所出也

又曰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闕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

羅相接太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

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

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

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是時尙有碑十八楊
銜之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尙書段殘破不屬
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之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尙
書盡同閒有異者纔十餘然則古文尙書蓋已見於此或曰
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余謂魏爲一字漢爲三字
此得相亂耶且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於矜寡
乃逸旣誕作乃憲旣延治民祇懼作以民肆高宗旨國五十
九年作百年以書考之知傳受訛誤不若碑之正也

又曰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弟
一篇並第十四篇爲一碑亾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
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爲一碑破闕殘餘得五之一其

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

爲意予之與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
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無乎字惡

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

得之衰往者不可見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爲

誰而作執車者爲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

比今書多二字糧而不輟作輟輟字誤今經義考原本亦誤夫子憮然植

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游而在蕭牆

之內作而在于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

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

善然漢儒學專其校定眾家得正譌誤多矣

姚寬西溪叢語曰蔡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爲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當是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亾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傳碑一段在長安其上

馬日磾等所正定之本據洛陽記日磾等題名在禮記而日磾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定六經刊於碑後諸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衢其碑爲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又云魏正始中立篆隸古文三字石經又刊文帝典論六碑附其次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石經隸書至東魏孝靜遷於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卽晉隸書又非魏碑也

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謬謂之蔡邕字矣唐祕書省內有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至東宮又移將作內坊貞觀四年魏徵奏於京師祕書內省置武后復徙於祕書省未知其一字與三字也

馥案以上諸條誤以漢石經為三字

隋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

唐志一字石經尚書五卷儀禮四卷論語一卷

江式曰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刻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後開鴻都諸方獻篆無出邕者

馥案此條明言刊載五經題書楷法楷法即隸也顧寧人謂漢刻亦有三體蓋誤讀此傳

酈道元水經注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于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于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涑石經古文轉失涑法樹之于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明帝又刊典論六碑附于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堂谿典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中門

今二碑并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元年立猶存不
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
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論缺存半毀幾駕言永久諒用懽
焉

隋志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
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
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
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
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
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
之本猶存祕府

馥案又立一字石經當作又立三字石經蓋
傳寫誤也此雖不言漢刻爲一字觀其文義

則是漢
爲一字

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
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
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
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
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
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
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
有尙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尙書公羊
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
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

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碑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於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傳寫且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耶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緝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為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於卷末云

黃伯思東觀餘論曰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畧記之

書女毋翁侮成人今本女無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保后胥戚女孔勸憂女誣勸憂

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女分飲各翁中各

中爾惠厥曷祗動萬民以遷爾為朕曷震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

五行今作汨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

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母兄曰無皇則兄自敬德兄作皇旦以

前人之微言今作微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通

殷就大命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

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

知津矣覆不輟子路以告子懽然覆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懽然置其杖而

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

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

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若曰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

無於今論語無盍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

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驎一毛蚪龍片甲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卽蔡邕書姓名既止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陟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禎雜未詳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

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邵博聞見錄曰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書尙書禮記論語各已壞闕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數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爲誰子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按今世本爲異尙書高宗高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高國五十有九年爲異甚初熹平四年伯喈以經讀遭穿鑿謬妄同馬日磾等以前聞考正自書立石洛陽太學門下摹寫者目于人車乘填塞至隋開皇六年遷其石於長安文字剝泐不可知詔問劉焯劉炫能盡屈羣起之說焯因羅飛章之毀予謂孔子自衛反魯一定詩

書之冊至漢熹平六百年有奇已多謬失自熹平至開皇又四百年有奇自開皇至今又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計耶又隋史既遷其石於長安今尚有出於洛陽者何哉

洪适隸釋所載漢石經殘字

石經尚書殘碑

命孔本何及相闕散孔作儉言曰人維舊孔舊上有求殺

求舊下有志女母翁侮成人毋流孔作收無侮老各共爾事

齊乃位度爾孔作乃口下民之承保后音高孔作鮮以不浮闕

試以爾孔作遷安定厥國邦孔作△無女不闕其或迪孔作自

怨孔作怒孔作永孔作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下之勞爾先子

不闕于茲高后卒乃知孔作降爾疾曰下能迪古我先后下

民女有近孔作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下興降卒永於戲孔作

弟祥今予下絕遠女比猶孔作念以相從各翁孔作中下建

乃家闕股孔作盤闕衆曰女罔台民孔作無勸孔作建大

命今我孔作子凶德綏孔作績下今孔作爾惠孔作朕闕衽孔作

震動萬民以遷肆上下乘孔作哉予其勸孔作簡相爾念敬

我衆朕不已上盤庚三篇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闕天既付孔作孚已上高宗彤日篇

厥遺任孔作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下不疇于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乃已上牧誓篇

伊孔作鴻孔作水曰孔作陳其五行帝下曰建用皇極次六曰

艾孔作用三德下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下食二曰偵

三曰祀四曰司空闕下極凡厥庶民無有淫刃人無有闕下明人

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闕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闕下

為天下王三德孔三上一曰正直二闕下家而無凶于而國人

用闕頗辟孔作僻乃心諫及卿闕諫及庶民孔作人已

維天命元孔元作朕不敢有闕下爾時維天命王曰告爾孔無

多闕下茲維孔作予維四方罔攸責亦維爾闕下有年于茲維爾

小子乃興從爾遷王已上多

青孔作之艱難乃勅孔作乃憲孔作既延孔作不孔作則侮

厥闕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孔作民祗懼闕下或怨肆高

宗之饗國百年孔作自時厥後闕下功田功微粟懿共

懷保小人孔作惠于矜孔作酒孔作母勅孔作于遊田

維闕共孔作人乃訓變孔變上亂正荆孔正上有至于闕下則兄曰

聖孔作聽孔作人乃訓變孔變上亂正荆孔正上有至于闕下則兄曰

皇自敬德厥闕曰朕之闕允闕下公曰於戲嗣王臨于茲孔監

其已上無逸篇

道孔作出于不詳於戲君闕曰時我已上君

我則致天之已上多

常伯常任辟孔作亂孔作謀孔作面孔作用闕下于厥邑其在闕下有會孔

後心以敬事闕下王維厥孔作度孔作心乃闕下受茲孔作不

不其孔作於戲闕下且以前孔作人之徵孔作言闕下訓德孔作有

于是罔顯哉孔作厥世闕下王之鮮孔作光以揚武王已上立

几乃闕召太保闕下通孔作段就孔作大命在闕下非幾茲孔作即

既下
闕 黼衣 孔作屨已
上顧命篇

右石經尙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篇十五字
牧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逸篇
百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顧命
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
儒傳伏生尙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安國尙書漢人雖
有爲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
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
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艾勅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
於戲母女之類是也孔氏敘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
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但云高宗

饗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與
堂谿典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
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從諸儒之請
刊石立之太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
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毀論語三碑
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徙之鄴都至河陽岸頽半沒
於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一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
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
用爲柱礎唐初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亾久
矣本朝一統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
多見今京華鞠爲瓊芻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旣集隸釋因

以所有鏡之會稽蓬萊閣勸音愒勉也

石經魯詩殘碑

惟毛作是福心是以為刺葛屨下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

之子美闕之誰知闕之蓋亦勿思闕園有棘其實之

下父兮父闕一字毛無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母毛作已尙毛作慎

下哉猶來母死闕陟岵三章章六句下十闕兮毛作不稼不

嗇毛作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闕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

兮坎飲飲毛作伐輪兮闕毋食我黍三歲毛作女莫我育

顧逝將去女闕宦女莫我育闕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下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闕句毛作山有蘆毛作

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下酒食胡毛作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闕既見君子云胡其憂楊下

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毛

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蔭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

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閒有

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

云盍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為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

官學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

為然也

石經儀禮殘碑

東面主人闕卒爵坐奠爵拜執下人盥洗升媵觚于賓下上

拜受爵于筵前闕首公荅拜媵爵者立下媵爵者執觶待于

下公坐取大

右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磨滅字畫比它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大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爾雅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畧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蒼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選德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閒之燕容訪治道率在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為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冑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滕胤滕爵云者滕蓋送也

石經公羊殘碑

暈者何公子翬

闕一字

何以不稱公

闕下

桓於是謂桓曰吾為

闕三

矣隱曰

闕下

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

闕二

之石階

闕本立

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

闕一

之邑也曷為

闕下

仲子

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

闕一字

為桓立故

闕下

諸侯四諸公者

何諸

闕一字

者何天子三公稱

闕下

相處乎內始

闕一字

諸公放

於此乎前此矣前

闕下

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

成

闕本有

吾

闕下

後為年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闕下

兄稱兄凡

闕五

之大夫也此

闕下

之邑也天子有

闕四

諸侯皆

從泰山

闕下

而葬不日卒赴而

闕一字

不告公曷為與微者

夫之未命者也

十年此公子翬也何

闕下

外於外大惡書小

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下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

試板本也試下葬板本有不繫闕一臣子闕二薨何以不地

不忍言已上

何易之也易之則其下諱取周田也諱取已上

十有四年何以闕一記異也何異下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

以告者曰有廬而下乎隱祖之所選板本聞闕一所見異辭

所聞異辭所下不亦樂乎堯舜闕二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

已上哀公

有 傳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下何以書記災

也 世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下顏氏無伐而不言圖者非

取邑之辭也 十下 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禪臣趙咸議郎臣闕二臣劉弘郎中

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元年

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

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釋蓋嚴顏異同之辨也

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

禮記碑上有馬日禪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八人姓名論

語碑亦有左立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石經論語殘碑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下本本立闕一道生孝下日道千乘

之國敬事下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下而有信雖日未學吾

必謂闕下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闕下與意板本予之與子闕本

貢曰夫子闕五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闕下道斯為美小大由

之有所不行知闕五禮節之亦不板本有可字闕下焉可謂好學

已矣板本作也而無詔富而無驕闕下告諸往而知來闕下人之

不闕下章已上學而篇闕下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闕下乎板本學世闕下孫問孝於我我

對曰母違樊遲闕一何闕下曰生闕下葬之以禮祭闕下以別闕下子

夏問孝子曰色難有闕下勞有闕下孝闕下度哉人焉度板本有哉字

子曰溫故而知闕下子闕下器子贛問闕下乎異端斯害也已闕下子

曰闕下子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闕下之闕下子曰書云孝于

板本惟孝友于兄闕下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闕下已上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闕下林闕下與對

曰不能子曰闕五山不如林放闕九也射闕下曰起予板本有者闕下

也始可闕下子曰闕下般禮吾闕下也知其說闕三天下也其闕一

示諸斯乎闕下如神在闕下於二代郁郁乎闕下大廟闕下子知禮闕下

禮闕下也以柏周人以栗曰便民闕下往闕下門國板本君為兩

君之好有反闕一管氏闕下知禮闕下吾未嘗不得見也闕下沒者闕二

字出曰闕下無道也久闕下觀之哉闕下凡廿六章已上八

人三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板本有闕下子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也闕下顛沛必於是闕下子闕一未見好仁板本有闕下惡不仁

者好仁者無以尚之闕下過也各於其黨闕二斯却仁矣闕下子

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板本作闕下子懷刑小人懷惠闕下子曰放於

利而行多怨下子曰能以禮下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下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下里仁為美上

有三平之愛於闕一父母闕子闕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難矣哉闕君子闕亦有惡乎子曰有闕惡稱人之

惡者惡居下而訕上者惡闕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卅闕而有見惡焉其終也已闕凡廿六章已上陽

枉道而事人何闕去父母之國闕景公詩孔子

曰若季氏闕子曰鳳兮鳳兮何而闕德之衰也闕也

注闕可諫也闕來者猶可追也闕執車闕者為

誰子闕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闕是

知津矣闕若從避闕世之士哉闕擾闕不輟子路闕

有行以告闕夫子闕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闕設不分孰為

夫子置闕其杖而耘闕子路拱而闕止子路宿殺雞

闕禮闕如之何其廢之也闕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

之仕也行其義闕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闕

已謂虞仲夷佚闕隱居闕少闕陽擊磬襄入於海闕周公

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闕微子篇闕上

交於子張子闕一曰子夏闕何對曰子夏曰可者闕四者

趾闕拒闕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闕下其事君

子學闕子夏曰小人之過闕曰闕子夏曰大德闕五出入可

也闕子旂闕六字闕子闕君子之道焉可闕二有闕一有卒

者其唯聖人闕下仕而闕下曾子曰吾聞諸板本有夫子人未有自

致也者板本作必也親喪乎闕一子曰闕下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子贛曰紂之闕一善闕一是其板本作下闕贛曰仲尼焉

學子贛曰文武之道未墜板本於地在人賢者志板本其闕下

告子贛闕一贛曰辟諸板本宮牆板本賜之牆闕二窺見室

家之好夫闕下尼不可毀闕二人之賢者宜陵也闕三踰也仲

尼日月也闕下一言以為不知言卒可卒慎也夫子之不可及

也猶天之闕下張篇闕一上

不蔽蘭在帝心朕躬有板本以萬方萬方有闕一字板

字在朕躬闕下歸心焉所重民食喪闕一寬則得眾敏則有功

闕一則說闕下不驕威而不猛子闕一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

闕一民之闕下尊其瞻視儼闕二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下闕已上堯曰篇

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闕一字

賈板本諸賈之哉包周闕四蓋肆乎其肆也闕一周闕下曰言

闕一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闕下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即中臣孫表

工陳興刻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之文也

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

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

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賈之哉者漢

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
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
碑邦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尙書安定厥邦皆書
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云光和六
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
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二
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又
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
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二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
隸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爲以黃初
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

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
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鑄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
能分善隸兼備眾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辨史云邕與
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訓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
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尙存別有趙陔劉弘張文蘇
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玩
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
羊詩書之鴈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
別之

婁機漢隸字源曰石經漢熹平四年立在西京靈帝紀云詔
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蔡邕傳云帝從邕與馬日磾

所請正定五經文字刊石太學石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
記云碑凡四十六多毀但有書易公羊論語而禮記盡毀不
存北齊徙於鄴都半沒於水隋復載入長安亂作營繕者以
爲枉礎而隋志以爲後漢刻七經於石皆邕所書與紀傳所
載不同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尙書存一百三十九字
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一百四
十二字論語存一百四十三字

張縝曰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
者今麤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雒陽記注范氏漢書論石經
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爲五十二碑自
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雒陽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

於鄴乃視雒陽記多六焉疑雒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
四尺六經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
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
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依據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爲礮石
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
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稽古止得石
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
丹於碑不言爲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
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爲孔氏壁中
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
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認爲尙書五十九篇作傳爲隸古

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其傳寶之一軸已為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為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為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子

趙鯁書史曰欲學隸者當以石經為祖

林罕曰蔡邕於國學所立石經或云隸省者即隸減也少減曰省乃是隸書於篆書中減省點畫而已非是官省之省

張舜民曰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雒陽城乃蔡邕隸書論語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石經八分書熹平四年予兩見此本

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為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按三體石經漢魏皆嘗立之

馥案此言誤矣漢只立一字不

立三熹平之立石見於後漢書靈帝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於晉書衛恒傳而水經注則曰漢

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

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雒陽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

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

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
 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章懷
 太子引雒陽記則曰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
 碑凡四十六枚少二枚西衍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
 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
 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皆當時親見其石
 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焉一日漢五六七經之
 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為魏
 為漢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
 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為六經隋書經籍志
 又以為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言魏初傳

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
 斗之名夏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
 以為表裏隸書隋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
 效科斗之形而失淳法者安在耶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
 不同也金石錄曰漢石經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
 序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
 三體石經乃伽藍記二十五碑為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隸
 魏時所建也書水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為魏經在堂西乃
 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磾
 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為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之所謂魏者

而指之為漢歟此言堂西所立石為魏為漢之不同也伽藍
 記云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雒陽記則多一論語而趙明

誠金石錄言其家所收又有詩儀禮苟非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若夫魏書江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爲邯鄲淳書則不考衛恒之言而失之者也

胡三省通鑑注云魏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言元嘉元年度尙命邯鄲淳

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

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

遷雒陽漢魏石經於鄴北齊書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西四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得至鄴者不盈大半則不考北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

卯詔徙鄴城石經於雒陽隋書於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雒

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頠嘗爲之而未成耶今此之本據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本在雒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中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子皆得其拓本邵伯溫聞見後錄言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而董道廣川書跋記尙書存二百三十六字論語存三百五十七字今此石已不知其何所歸而拓本之存於世者固往往而有也

又曰衛恒四體書勢序曰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

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
 八曰隸書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
 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
 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
 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其所論者中郎之篆爾不
 言及隸以今推之漢人之所通行者隸也石經固有古文篆
 二體矣未知其出於何人若夫中郎之作隸者蓋隨俗為之
 欲人易曉而已固不若許叔重之一點一畫皆有根柢也故
 唐李陽冰言蔡中郎以豐同豐按豐字自後漢三公山碑武
 都太守李翕西狹頌等碑多
 已作豐不始於中郎也李丞相將束為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而張參
 作五經文字每言上說文下石經石經之文大抵其變而從

省者也省者謂之隸其稍繁而猶雜篆法者謂之八分為八
 分者已不必能通六書之指矣故韓退之贈張祕書詩云阿
 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而況於為隸為真以至於行草乎雖
 然古文之變而為篆又繼而為隸也五經之異同變而歸於
 一也此亦勢之不得而然也中郎固適當其時者也顏氏家
 訓曰世間小學者不通今古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
 蒼記文豈能書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然
 則唐人試士必以石經說文字林者蓋欲其兼古今之法而
 曉變通之意乎

黃虞稷曰漢石經殘碑見於洪氏隸釋者尙書僅五百四十
 七字視孔安國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論

語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公羊亦有嚴顏異同而詩則魯故所傳非毛鄭訓故此足貴也

朱彝尊曰按漢立石經蔡邕所書本一字惟因范史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而楊銜之雒陽伽藍記北史劉芳傳因之唐寶蒙宋郭忠恕蘇望方甸歐陽棐董道姚寬等均仍其誤獨張縝謂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其義爲允載考衛恒及江式傳鄜道元水經注皆以一字爲漢石經迨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隸續辨之甚詳足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遺文後列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使一字石經出於魏當更列正始中正字諸臣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日磾等諸人於經文之後哉又史家體例以時代爲前後隋經籍志列一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敘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爲漢而三字屬魏不待辭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蓋雕本相沿偶譌三字爲一爾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撮本存者余嘗見宛平孫氏所藏雖經文無多而八分古雅定爲漢隸無疑也又按元吳萊立夫漢一字石經歌云先聖去已久世傳惟六籍後儒各專門穿鑿多變易蔡邕在季漢章句攻指摘八分自爲書刊定乃勒石古碑四十六兵火空餘跡熹平歷正始洛土重求索衛侯師邯鄲三體精筆畫煌然立其西學者嘗嘖嘖史書竟差舛一字幾不覲立夫之見亦以一字爲漢三字屬魏故節錄之

一、馥案以上諸條考定漢石經爲一字盡破從前之惑水
其西經注隸釋二書尤精核可據
馥又案儒林傳云正定五經蔡邕張馴傳作六經隋志
文獻云鐫刻七經攷漢置五經博士故稱五經又加論語則
八世稱六經隋志列周易尙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
論語唐時以春秋公羊分爲二故稱七經
學使翁覃溪先生兩漢金石記云近日杭堇浦論鴻都非太
學一條云張懷瓘書斷黃伯思東觀餘論晁公武石經考異
皆稱鴻都一字石經非也按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
都門學生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
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
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
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陽球傳拜尙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
伏承有詔勅中尙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
象立贊以勸學者又曰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
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按水經注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又
東逕國子太學則太學在開陽門與鴻都遠矣獨怪當時待
詔鴻都門下者若師宜官若梁鵠八分皆極一時之選何以
光和六年立石不令寫經乃知二人特工蟲篆小技五經所
以正天下譌謬偏傍增損之間度非一二俗生可了故曰邕
自書丹使工鐫刻誠慎之也全祖望鮚埼亭集偶記云北魏
書江式表謂蔡邕刻石太學後開鴻都諸方獻篆無出邕者

則鴻都固非太學而又可見師宜官諸人之盡遜於邕也邕以刻鴻都學生被譴而謂石經出於鴻都真大舛也歸安丁小正杰曰以漢太學石經稱鴻都石經者誤始於唐張懷瓘書斷而宋黃長睿東觀餘論晁公武石經考異等書因之今參攷靈帝紀蔡邕傳陽球傳及雒陽伽藍記水經穀水注魏書北史江式傳漢之待制鴻都與刻石太學判然兩事亦判然兩地且蔡邕以劾鴻都學生被譴尤不容以邕正字書丹之碑歸之鴻都也昌黎石鼓歌洪景盧漢隸字原序皆誤未經覈正爾方綱按光和二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而蔡邕諸人書石經在鴻都未立學之前三年後人以熹平石經目曰鴻都者當以丁君此論正之也

馥案諸書多稱漢石經為洪都石經其誤已久得此一條可證舊說之誣

北魏補治漢石經

魏書崔光傳神龜元年夏光表曰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未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躡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尙可補復軍國務般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麥納菽秋春相因闕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滅文字增闕職忝冑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墮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

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
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
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並字多少
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遂寢

趙岷曰魏世宗神龜元年以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毀因崔

光之請補之此石經第四刻也

竹垞朱氏曰北魏欲補治石經而中寢未有刻石流傳且

神龜乃明帝年號而謂爲世宗趙氏之說均誤覆案趙說出於楊升菴蓋未嘗覈實故沿其誤而不自知也

宋洪氏

述

重刻漢石經殘字

諸道石刻錄漢石經遺字在越州治蓬萊閣

洪适跋曰蔡中郎石經在承平時已不多見今京雒雍高慮其遂泯沒不傳也予既輯隸釋因以所得尙書儀禮公羊論

語千九百餘字鐫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庶幾見者有是然之喜

吾邛衍曰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真

古碑今亡矣

宋胡氏

元質

重刻漢石經殘字

元質記曰漢靈帝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路改蘭臺漆書經字者諸儒受詔於熹平成刻於光和俾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水經云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史亦稱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其書畫超詣要非中郎不能到也然至今存者體各不同雖中郎兼備衆體而篇章之富未必

能辦於一人之手傳稱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
單颺等正定諸經意者當時諸儒同涉筆於其間不可知也
歷年多更變故久陵遷谷變煨燼剝蝕之餘甚至取爲柱礎
爲礮石者唐初魏鄭公首訪求之十不得一况於今哉茲來
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雖閒斷不齊然殘圭裂璧亦可寶
也因以鑱之錦官西樓庶幾補古之缺文云爾

宇文紹奕跋曰內翰胡公每以天下自任推六經精微寓諸
日用至於屋壁所藏殘編斷刻收拾無遺常歎石經隸書最
古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
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人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
九並鑱諸石永貽不朽

金石文字記云宋胡宗愈重刻漢石經記曰茲來少城得墜
刻於一二故家因以鑱之錦官西樓宇文紹奕跋言給事內
翰胡公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
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
一十九並鑱諸石夫字至四千二百七十有奇三體之文又
八百一十九可謂多矣而成都兵火之後此石恐已不存亦
未見拓本

馥案以上三刻皆修補漢刻故附於漢石經後

魏三字石經

隋志三字石經尙書九卷春秋三卷

唐志三字石經尙書古篆三卷左傳古篆十二卷隋志魏正

始中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

馥案竹垞朱氏曰一字當屬三字之譌

晉書衛恒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

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

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魏寫淳尚書後以示

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

遂效其形

戴延之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刻碑南北行三十五版表裏

書春秋經尚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

八版存餘皆崩太學前石碑四十版亦表裏隸書尚書周易

公羊傳禮記四部石質物多崩敗魏文典論六碑四存二敗

江式曰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

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

三體復宜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

歐陽脩集古錄古文篆隸三體遺字凡八百二十有九

馥案歐陽

棊曰高紳為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此本於其覆而已斷裂矣

洪适隸續曰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

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年

雒陽蘇望氏所刻蘇君有言曰後漢熹平四年靈帝以經籍

文字穿鑿疑誤後學詔諸儒讎定五經命蔡邕書古文篆隸

三體鐫石立於太學今石不存本亦罕見收者近於故相王

文康家得左氏傳搨本數紙其石斷剝字多亾缺取其存者

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即小歐陽集古目中

所有者慶歷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經數十字
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收者則淪落之
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
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
三體書法酈氏水經注云漢立石經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
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二字石經古篆兩種曰尚書曰左傳獨
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旣以
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
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宮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
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
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
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
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磳等名乃云魏世用
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氏所註古文旣以此
碑爲石經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隸釋鑒漢魏之字法詳公
羊之題名據水經之事實辨二史之牴牾已定一字遺經爲
漢刻矣續得蘇氏此碑益喜前說猶墨守也歷古所疑於今
始判會稽所鐫隸篆亦存三體數十字使來者有以取信焉
王世貞曰魏志雒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存至
馮熙與常伯存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按魏武定四
年碑移鄴都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半然
則馮熙常伯存所損十之二三而墜水者又三四也

楊慎曰魏正始中又立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刻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

朱彝尊曰按魏石經本屬三字惟典論一卷乃一字爾世傳經為邯鄲淳所書而晉書衛恒傳謂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其非淳書明矣趙至傳云年十四詣雒陽遊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嵇紹亦曰至入太學觀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然則正始石經實康等所書也

宋蘇氏望重刻魏石經殘字

婁機曰魏三體石經正始中刻今在雒陽者皇祐癸巳蘇望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搨本取其完者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

歐陽棐集古錄目曰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一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石之失皆盡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摹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真偽也在雒陽蘇氏家馥案蘇氏所刻乃魏石經遺字小歐陽誤以為漢石經

宋胡氏元質重刻魏石經殘字

宇文紹奕曰內翰胡公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又得古人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鑿諸石永貽不朽

馥案以上二種皆口口魏刻殘字故附於魏石經後

晉石經

晉書裴頌傳奏脩國學刻石寫經

傅暢曰裴頌為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寫五經

歷代石經略上卷

歷代石經略下卷

曲阜桂馥著

唐國子學石經

周易九卷尚書十三卷毛詩十二卷周禮二十卷儀禮十七

卷禮記二十卷春秋左氏傳二十卷公羊傳十二卷穀梁傳

十二卷孝經一卷論語十卷爾雅三卷

案周易有略例一卷

唐會要太和七年二月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

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其一

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

案五經文字三卷九經字樣一卷作四十卷誤

舊唐書鄭覃傳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

曰經籍論謬博士相沿難為改正請召宿儒與學校定六籍

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等核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

通鑑開成二年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

舊唐書開成二年辛丑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啟導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譌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元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

新唐書文宗以覃名儒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置博士始覃以經籍刊謬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刊準漢舊事鑄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是正其文刻於石

冊府元龜文宗詔國子監九經石本所司校勘尙有舛誤傳於永久必在精詳宜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就集賢審勘仍送國子監

王履貞太學創置石經賦曰我國家學校崇崇創石經於其中用啟千年之聖將遺萬古之風元化式敷厥德旣彰於有截聲詩再闡斯文庶表於無窮旣而詔學苑之徒命他山之役陳滿筍之文雅結峻天之遠碧且曰道自人宏教由時易若不考深旨勒貞石布落落於廣延陳巖巖於千尺則何以表吾道之不騫見伊唐之有赫者哉由是雕鏤之功備矣文

質之義昭然鑿寒光而嶄嶄迭映駢古色而字字相宣儼彼
貞規韞玉之姿並壯窮諸墨妙崩雲之勢彌堅事既叶於造
微理乃符於撫實削成豈勞於執簡壁立更逾於散帙旁分
鳥跡且非精衛之銜來遠映天光有若鳩皇之補出可謂洙
泗之風不墜而教化之道益敦鑽仰苟同於深奧咫尺可見
於微言五色參差夫子之文章盡在丹楹俯矚聖人之闕闕
斯存豈非吾君秉茲一德修文立極堅貞爲庶士之規考禮
作百王之式旣而辨舛錯而定魯魚然後二三子是微是則
黎持記曰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
日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闔閭間有唐國子監存焉其間
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經而鄭覃與

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
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卽今之石經是已舊在務本坊自天祐
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
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葺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
此非急務玉羽給之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
賊爲虐鄩然之乃遷置於此卽唐尙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
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壞歲久折缺殆非
所以尊經而重道予欲徙置於府學之北牖子且任圖來視
厥旣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平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虛而
實之凡石刻之偃者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錮殘
缺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

於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旁字原之類則分布於
 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璧琬琰爛
 然在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有興平僧誕妄惑眾取索無
 厭大尹劉公希道沒入其貨有欲請於朝以備慈恩浮屠者
 公即進言崇飾增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為急朝廷乃以五百
 千畀之不費於公不役於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
 而落成門序旁啟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庳誠故都之
 壯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之於目而會之
 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之哉竊惟六經天人
 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在於是自周末至隋
 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汗簡以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
 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有敝惟鏡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
 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
 然以雒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
 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
 纔十有二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
 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為有功於聖人之經而
 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特紀其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
 君子知古人之用心而不廢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
 五年九月

周必大曰唐文宗在御儲精經籍有意復古而細表謬蓋時
 惟鄭覃體上之意憫道之衰慨然有請於朝願與鉅學鴻儒

協力讐校準漢舊事鑿石太學帝欣然可之於是周墀崔球
張次宗孔溫業等咸預其選羣經是正視漢熹平蓋無愧焉
李應祥曰雍石經唐文宗詔刻國子監鄭覃以經籍刊繆建
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勘準漢舊事鑿石太學乃表周墀
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正其文太和七年敕唐元度覆定石
經字體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
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今在文廟
碑洞中卽其刻也

楊慎曰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

趙岫曰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之請此石經第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刊繆建言讐刊準漢故事太和七年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立石九經并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石經第六刻也

又曰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所勒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羽之請遷故唐尙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闕字別刻小石立於碑旁以便摹補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要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爲紕繆今華州東生文彖家有乙卯以

前榻本庶幾稱善焉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相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啟導稍折文學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元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甚矣舊史之評如此愚初讀而疑之又見新書無貶辭以為石壁九經雖不逮古人亦何遽不賢於寺碑冢碣及得其本而詳校之乃知經中之謬戾非一而劉昫之言不誣也略識於左

案顧氏據補本校勘故多不合

周易 君子以哀多益寡哀誤作衰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

也言誤作存 其就能與於此哉脫於字 周易繫辭下第

八脫下字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下多一也字 力小而任重小誤作少 傷於外者必

反其家其誤作於 決必有所過脫所字 蠱則飭也飭誤

作飾 豐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一也字 姤遇也姤誤作

邁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終來有他吉他作它 剛

健篤實輝光輝作輝 君子以治厯明時厯作歷 可與佑

神矣佑作祐 其受命也如嚮嚮作響 兼三才而兩之三

才之道也才皆作材 其一字而前後不同者 包蒙包荒

包承包羞繫于包桑

繫辭下

包皆作苞包有魚包无魚以杞包

瓜包包皆作包 問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辨明也明辨

哲也辨吉凶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并以辨義辨是與非辨皆作辯君子以類族辨物剝牀以辨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復小而辨於物辨皆作辨 其旁注者 至靜而德方德下添

一也字 賁亨小利有攸往利下添一貞字 其先誤而後

改者 略例筮誤作莖 愈誤作喻 二无誤作無 皆即

其誤改之 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辭第八周易

說卦第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十周易雜卦第十一皆

正書雖依古注本附於第九之內以正書為別終似未安

尙書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乃父誤

作先父孫上多一子字 臣下同攸稟令令誤作命 若藥

弗瞑眩藥誤作樂 王乃徇師而誓徇誤作循 乃汝世讐

世誤作誓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納攻誤作公 用端

命于上帝于誤作子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敢對揚

天子之休命無之字 其旁注者 子有亂臣十人臣字旁

注 惟婦言是用是字旁注 釋箕子囚封比于墓式商容

閻于下容下各添一之字

詩 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甲誤作田 舒憂受兮憂誤

作憂 予尾條條條誤作條 戎車既飭飭誤作飾 以祈

黃耆祈誤作祁 涼日不可涼誤作諒 無此疆爾界界誤

作介 侯疆侯以疆誤作疆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雝雝鳴雁雝作雍 之死矢靡他他作它 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作不我知二章同 和鸞雝雝雝作雍 何人斯序

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也以作而 維塵離兮離作雍 既
匡既救救作勃 其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 尚不愧於屋
漏愧作媿 于彼西離肅離和鳴有來離離離皆作雍 屢
豐年屢作婁 其先誤而後改者 抱衾與裯裯誤作稠
不瑕有害瑕誤作遐 鱣鱣發發發誤作撥 噶脊背憎噶
誤作蹲 如彼遡風遡誤作懇 駟駟牡馬牡皆誤作牧
皆卽其誤改之 云何其盱脫其字添

周禮 女史八人史誤作使 太宰三曰郊甸之賦郊誤作
邦 內饗豕有視而交睫豕誤作施 典臬掌布總縷紵之
麻草之物總誤作絲 牛人軍事共其犒牛犒誤作犒 司
市市司帥賈師而從賈誤作胥 肆長掌其戒令令誤作禁

鞮鞻氏府一人一誤作八 鬯人禁門用瓢齎用誤作明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筵誤作席 大司樂大磬磬誤作磬
王大食三侑侑誤作宥 大師令奏鼓棘鼓誤作瞽 大
祝四曰崇崇誤作榮 司常家各象其號象誤作相 凡以
神仕者仕誤作士 小子史二人二誤作一 大司馬旗居
卒閒居誤作車 考工記胡之筍筍誤作笥 矢人前弱
則俛俛誤作勉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醫師疝瘍者
疝上多一有字 野廬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一則字
邦之大師大上多一有字 庭氏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
射之射上多一夜字

儀禮 士冠禮捷柶與捷誤作建 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

決袒誤作祖 福髮橫而奉之奉誤作拳 大夫與士射袒
纁縹纁誤作薰 燕禮右祭脯醢脯誤作醢 大射儀賓升
成拜拜誤作敗 坐授瑟乃降授誤作受 聘禮賓既將
公事復見訝以其摯訝誤作之 公食大夫禮陳鼎於碑南
南面西上脫一南字 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脫曰字 士
喪禮祭服不倒倒誤作到 少牢饋食禮如筮日之儀儀誤
作禮 主婦被錫衣侈袂侈誤作移下同 祝延尸延誤作
筵 有司徹二手執挑匕枋挑誤作桃 主婦洗爵于房中
脫爵字 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誤作
受尸爵 主人降洗爵爵誤作解下主人實爵並同 主人
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鄉射

禮適左个中亦如之亦作皆 燕禮小臣又請賸爵者二大

夫賸爵如初大夫下更有大夫二字

禮記 御剛定月令在曲禮之前 月令人乃遷徙徙誤作

徒 其器闕以奄奄誤作掩 檀弓上周公蓋附耐誤作附

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誤作亦 禮器饗帝於郊而風雨節

寒暑時脫節字 學記燕辟廢其學辟誤作譬 喪大記男

子出寢門外脫外字 子大夫公子眾士食粥脫眾士二字

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字 坊記民猶薄於孝而

厚於慈猶下多一有字 中庸特其人而後行而誤作然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 緇衣有國家者章義擅惡脫

家字 儒行慎靜而尙寬脫而字 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

辟焉五辟字皆誤作譬 若有一个臣个誤作介 其與今
 文不同而兩通者 檀弓上有亾惡乎齊亾作無 歲壹漆
 之壹作一 樂記非聽其鏗鏘而已也鏘作鎗 雜記上客
 立于門西于作於 雜記下泄柳之母死泄作世 喪大記
 命婦汜拜眾賓於堂上於作于 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
 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 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
 享作饗 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 昏義祖
 廟既毀教于宗室于作於 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故
 其先誤而後改者 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作才 故人
 不耐無樂耐誤作能 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左傳 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作具 五年僖伯稱疾

不從疾誤作侯 十年伐戴戴誤作載 桓二年故封桓叔

于曲沃故誤作政 六年楚之羸羸誤作羸 以類命為象

類誤作德 閔二年從曰撫軍軍誤作國 僖三年公子友

如齊蒞盟蒞誤作泣 四年歸胙于公脫胙字 姬寘諸宮

六日宮誤作公 公殺其傅杜原款傅誤作傳 七年弗可

改也已改誤作故 十四年公怒止之止誤作上 十五年

輅秦伯輅誤作轄 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且誤作國

二十五年昏而傳焉傳誤作傳 二十七年責無禮也責

誤作青 卻穀可穀誤作穀 二十一年晉新得諸侯新誤

作親 東傳于濟傳誤作傳 三十三年入險而脫入誤作

人 為從者之淹淹誤作流 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

命錫誤作賜 享江華華誤作莘 二年廢六關闕誤作闕

七年寘文公子焉焉誤作曰 十二年太子以夫鍾與郕

邾來奔邾誤作封 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弑誤作殺

二年晉侯伐鄭及鄭鄭誤作延 商紂暴虐紂誤作討

四年秋公如齊秋誤作利 六年離卦誤畫作同人 八年

殺諸絳市絳誤作終 十二年晉師在敖鄆之閒師誤作帥

十五年吾獲狄土土誤作士 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作

卷 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乎誤作平 十八年凡自

虐其君曰弑虐上多一內字 成二年及齊師戰于新築師

誤作侯 且辟左右且誤作旦 七年尋蟲牟之盟蟲誤作

蟲 十七年楚公子囊師襲舒庸囊誤作囊 襄十年子蟜

曰蟜誤作矯 今伐其師今誤作令 十四年士鞅反反誤

作及 十七年苟過華二臣之門必騁騁誤作聘 十九年而

視不可含含誤作舍 所不嗣事于齊者事誤作是 天子

令德天誤作夫 二十一年欒盈過于周過上多奔楚二字

二十三年邾界我來奔界誤作卑 二十五年先去當之

矣夫誤作天 井堙木刊堙誤作煙 賦車兵徒卒甲楯之

數卒誤作兵 二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誤作餘 免餘復

攻甯氏餘誤作余 二十八年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忘誤作

志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晏誤作宴 文子使召之召誤作

君 慶氏之馬善驚馬誤作焉 武王有亂臣十人脫臣字

三十年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娶誤作聚 單公子愆

期期誤作旗 駟帶追之駟誤作四 昭元年今武猶是心

也今誤作令 二年齊使上大夫送之送誤作逆 三年少

姜有寵而死姜誤作齊 知而復從復誤作弗 四年恃險

與馬馬誤作焉 五年娶於子尾氏娶誤作聚 君若驩焉

好逆使臣若誤作苦 九年無圍猶可圍誤作宥 十三年

隱太子之子廬歸于祭廬誤作盧 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

上國之兵於宗邱宗誤作宋 二十年余不忍其詢詢誤作

詢 取人於萑苻之澤苻誤作符 二十一年心是以感感

實生疾感誤作咸 二十五年士平出奔楚士誤作氏 邊

印為大司徒印誤作印 二十五年季公鳥生申申誤作甲

二十七年入于堀室堀誤作堀 定元年榮駕鷺鷺誤作

駕 三年及邾子盟于拔拔誤作技 八年子姑使溷代子

代誤作伐 十年駟赤謂侯犯曰赤誤作亦 哀四年盜殺

蔡侯申殺誤作弑 蔡昭侯將如吳蔡誤作葬 十六年與

晉人謀襲鄭晉誤作為 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馬

誤作焉 二十六年四方其訓之訓誤作順 其與今文不

同而兩通者 宣二年以視諸朝視作示 哀十六年此事

克則為卿事下有也字 其續添者 昭二十二年辛丑伐

京毀其西南下添子朝奔郊四字

春秋公羊傳 隱元年何以名字也字上多一不字 二年

婦人謂嫁曰歸嫁誤作稼 三年曷為或言崩或言薨脫上

一或字 生母相見死母相哭母字並誤作母死母誤作母

死 六年吾與鄭人未有成也未誤作未下同 十年宋人

蔡人衛人伐載載誤作戴 桓二年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脫

一有字 隱賢而桓賊也賊誤作賤 莊十九年此其言遂

何脫其字 二十五年求乎陰之道也陰誤作隱 三十二

年狄伐邢邢誤作刑 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誤作北夷

六年此其言圍何圍下多一者字 二十六年乞師者何脫

師字 三十年歸惡乎元咺也乎誤作于 三十三年百里

子與蹇叔子百誤作伯 文四年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何

誤作河 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誤作耳 成十五年成公

幼幼誤作憂 臧宣叔者相也叔誤作公 襄十四年季孫

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婁人于戚

邾婁人脫人字 十七年春王二月二誤作三 十九年為

其驕蹇為誤作或 二十九年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人下脫

子字 昭九年其言陳火何脫陳字 定元年立煬宮宮誤

作公 四年夷狄也而憂中國而誤作其 哀四年盜殺蔡

侯申殺誤作弑 六年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高上多一齊字

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子上多一孔子 其與今文不同而

兩通者 隱四年隱公曰否作隱曰吾否 桓六年簡車徒

也徒作馬 淫乎蔡乎作于一十一年祭仲者何鄭相也相

上有之字 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是月下

更有是月二字 宣六年此非弑君而何而作如 十年未

絕於我也於作于 十二年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下

於作于 成二年得一貶焉爾一作壹 襄十二年春王正

月正作三 二十九年爾殺吾君殺作弑 三十一年於是

負孝公之周愬天子愬作訴 哀十四年有麇而角者麇作

麇 其先誤而後改者 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作月

閔元年盍弑之矣使弑子般弑並誤作殺 僖十三年葬

陳宣公宣誤作桓 成二年及齊侯戰于鞏侯誤作師 昭

二十五年慶子免君於大難矣脫矣字 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穀梁傳 隱元年父者何傳也傳誤作傳 四年弑而

代之也代誤作伐 九年所俠也俠誤作挾 莊七年則是

雨說也雨誤作兩下同 僖五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誤作

士子 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脫有字 二十八年晉

侯齊師宋師秦師誤作齊侯 文二年內大夫可以會外諸

侯脫外字 三年王子虎卒誤作王子 宣八年以譏乎宣

也譏誤作饑 襄元年晉侯使荀罃來聘罃誤作嬰二年三

年同 三年諸侯始失正矣正誤作王 六年立異姓以泄

祭祀立土多一非字 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作

郊 六年人者內弗受也弗誤作不下同 其與今文不同

而兩通者 僖十七年桓公嘗有存亾繼絕之功脫公字

文六年處父王境上事事上多一之字 成五年帥羣臣而

哭之前作率後作帥 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

論語 賜也爾愛其羊爾誤作女 不知其仁仁誤作人

子使漆雕開仕雕誤作彫 再斯可矣斯誤作思 三人行

三上多一我字 必有我師焉有誤作得 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有誤作子 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 可與言而不
與之言脫之字 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作人 吾猶及史之
闕文也脫之字 稱諸異邦曰諸誤作謂 何德之衰衰下
多一也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女得人焉爾乎爾
作耳 人潔己以進潔作絜 其先脫而後添注者 陽貨
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爾雅 替戾底廢誤作底底 詔燾也詔誤作朋 皇華也
誤作華皇 赫兮咺公咺誤作烜 是刈是穫誤作穫

木謂之虞木誤作本 何鼓謂之牽牛何誤作河 澤鳥瓊
瓊誤作菴 苧麻母苧誤作苧 櫜囊含櫜誤作攬 柷州

木柷誤作祝 魚尾謂之丙尾上添一之字 燕白脰鳥鳥

誤作烏 楊鳥白鷹楊鳥誤作鶯 鶯鳥醜鳥誤作烏 鳥

鵠醜鳥誤作烏 膺大膺誤作大膺 凡經中二十字皆作

卅三十字皆作卅按古詩之文多是四字如于三十里三十
維物皆四言也則當為三十字史記秦始皇刻石如卅有六

年維廿九年卅有七年則當為廿字卅字今改經文而為廿

卅字非矣 凡經中虎字皆缺末筆作虍虜號號饗澎筭禱

字皆同避太祖諱淵字皆缺筆作湮淵字亦作淵避高祖諱

世字皆缺筆作世泄作洩繼作緹棄作弃勤作勤葉作葉淦

捺鞞捺諫捺倅皆改從云民字缺筆作巳氓作毗岷作岷泚

昏緡瘖瘖皆改從氏避太宗諱亨字皆作亨避肅宗

諱豫字皆缺筆作豫避代宗諱适字皆缺筆作适避德宗諱
 誦字皆缺筆作誦避順宗諱純字皆缺筆作純避憲宗諱恒
 字皆缺筆作恒避穆宗諱湛字皆缺筆作湛甚作甚湛作湛
 避敬宗諱乃若高宗諱洽中宗諱顯睿宗諱旦元宗諱隆基
 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宗而高
 祖太宗創業之君不祧者也元宗以上則祧廟也故不諱文
 宗則今上也古者卒哭乃諱故生不諱左傳文公宣公卷字
 夏濫惡而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
 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父黎持一記但言
 韓建劉劄石而不言補刻然成字缺筆其為梁諱無疑昔
 人固未嘗徧讀而博考也

國朝賈氏

漢復

補刻孟子七卷

王士禎池北偶談曰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謂自開
 成至今七百年無好事及此者近賈中丞漢復始為補刻以
 成完書

馥案賈氏欲補唐刻故附於唐石經後

唐石臺孝經

張昔孝經臺賦曰孝惟行先教實理本故元宗探宣尼之旨
 為聖理之闡爰索隱以鉤深或詞約而意遠然後勒睿旨於
 他山之石樹崇臺為儒林之苑天交煥發知孝道之克宣微
 旨高懸示仁風之已返上崇君德下達人情王猷玉潤帝典
 金清誼雖刑于子道理實暢於家聲施之於人風俗可移於

孝理懸之於教日月方比於貞明不然何以倬爾孤標介然
守正金字累累以條貫銀鉤歷歷而交映故嚮之者修睦就
之者起敬斯乃示生民之大端仰高山之景行至哉聖化本
本元元酌其旨而薄俗可厚毗於政而理道可敦故政以肅
教爲尊非無詩書始務陳其行本非無貴賤心願宗其化源
且高而不危者尙乎臺磨而不磷者莫如石揭貞質於庠序
殊祕府之竹帛諒乃侔天地而始終豈特垂載祀於千百靜
而繹思文固在茲一人有作比屋允釐覽君君臣臣之間則
心乎愛矣於尊尊卑卑之道則學而知之矧乎雕琢成章區
分式序方隅而不失其正篇次而各得其所三千子之鼓篋
邈矣具瞻十八章之箴規揭之備舉乃知孝理馨香有時而
彰不壞不朽化被無疆所以播宏休於玉葉表嗣子於明王
故曰孝者天之經也宜乎配地久而天長

趙明誠曰明皇注孝經四卷天寶四載九月八分書

陳振孫曰明皇孝經注今世所行本也始刻石太學御八分
書未有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答詔且具宰相等名銜寔天
寶四載號爲石臺孝經乾道中蔡洸知鎮江以其本授教授
沈必豫熊克使刻置學宮云歐陽公集古錄無之豈偶未之
見邪家有此刻爲四大軸以爲書閣之鎮按唐志作孝經制
旨

曹昭曰唐元宗八分書孝經注作小隸字未有御跋草書字
方三四寸碑凡四大片未具列廷臣官勲

王世貞曰唐元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部侍郎出爲河南採訪始襲公爵此本封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當其時爲林甫所盡媚極矣猶知有是經邪

趙峒曰此碑四面以蟠螭爲首鑿嵌精工故非後世所能開元帝書法與太山銘同潤色史維則老勁豐妍如泉吐鳳海吞鯨非虛語也後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墨如此

李應祥曰天寶四載唐元宗八分書孝經在文廟碑洞中

宋石刻草書孝經

江少虞曰淳化三年十月遣中使李懷節以御草書千字文一卷付祕閣李至請於御製祕閣贊碑陰勒石帝謂近臣曰千字文蓋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俾周興嗣以韻次之詞理固無可取非垂世立教之文孝經乃百行之本朕嘗親書勒之碑陰可也因賜李至

玉海太宗御草孝經一卷刻石祕閣

宋李氏

師德

刻孝經

元祐元年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劉定書

師德序曰聖人之言布在方策爛若日月至於立身治家事君事親其章句較然而易曉者無如孝經之爲最竊願摹之

堅石一植之於先壠一置之於縣庠以示其後復愧於聲迹
曖昧不足以聳動人之耳目取重來世是用購求甚貴而有
名於時者人題一章益之以敘得一十九人復且名之庶有
託焉

宋句氏

中正

三體孝經

宋史新編句中正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
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坐問所書幾許時曰臣寫此
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賜金紫命藏於祕閣

虞淳熙曰中正受詔以三體書孝經摹石

宋楊氏

南仲

三體孝經

宋志一卷

宋昌州古文孝經

王象之曰碑在昌州北山元二十二章與今文十八章小異
按今文先出於漢初而古文與尚書同出於孔子壞宅今文
已盛而古文獨不得列之學官惟孔安國馬融爲之傳及明
皇注今文十八章孝經爲古文者益微矣司馬光范祖禹皆
曾繳進光謂始藏之時去古未遠其書最真祖禹又爲之說
亦云古文庶得其正

盛熙明曰古文孝經內一篇大謬後人妄欲作古以古文字

集成者

宋建康府學御書孝經

張鉉金陵新志曰高宗御書孝經賜秦檜真草相聞守臣晁

謙之刻石郡學檜及謙之跋於下今存經火不全

宋湖州學御書孝經

徐獻忠吳興掌故曰高宗御書孝經紹興十四年太守張宇立石在州學

宋常州學御書孝經

毘陵志宋高宗御書孝經石刻淳熙中守臣林祖洽立在州學御書閣

明國子監石刻孝經

朱彝尊曰萬歷間蔡毅中進孝經注於朝毅中復刊石嵌於國子監西廂左壁今尙存

馥案以上九刻皆唐刻之繼故附於石臺孝經後

唐五經文字

新唐書藝文志張參五經文字三卷

張參自序曰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帶所習傳記交亂詭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人之急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字失六書猶爲壹事五經本文蕩而無守矣十年夏六月有司以職事之病

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尙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其決之互發字義更相難極又

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謂若借后為後辟為

避大為太知為智陸氏釋文自南徂北徧通眾家之學分析

音訓特為詳舉固當以此正之唯今文尙書改就今字剛定月令依其時進本與釋文音

訓頗有卒以所刊書於屋壁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

久慕古之士且知所歸然以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惑

體若鼎冪同物禮經相舛為蕙同姓春秋互出詁故同義詩題交錯之類音非一讀若鄉原之鄉為嚮取

材之材為哉兩音出於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失合

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朱發其傍而已猶慮歲月滋久官曹

代易儻復蕪汗失其本真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

體受法師儒以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

分為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若古文作明篆文作明古文作坐篆

文作聖之類古體經典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若禘禘道遙之類說文漏略今

得之於其或古體難明眾情驚僧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為

助若宜變為且晉變為晉之類說文宜晉石經湮沒所存者

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若舊變為壽桌

變為栗之類石經湮沒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傍

經典及釋文相承作耳漸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

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明為經不為

字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俾

夫觀省無至多惑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司業張參序

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

舊唐書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鑿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封演曰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捨莫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尙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共相驗考參遂撰定五經字樣書於太學講堂之壁學者咸就取正焉

李肇曰張參爲國子司業年老常手寫九經以爲讀書不如寫書

王履貞賦國家覃敷文命建學崇政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翦遺文以辨謬俾雅誥以詳正是以儒業益敷皇風載盛教學旣闡廓宇斯分飾素壁而照月搆丹梁而結雲於是集青衿之侶延鴻鶴之羣貞八索起三墳采典謨之淪駁次編簡之繽紛稽古至今從百家之正義歸真背僞俾四海之同文於是博考羣臣宣明舊典旣科斗之互缺亦魚魯之相舛依鳥跡而難從訪蛇形而莫辨定茲金簡規程邈之隸書遵彼古文參史籀之大篆然後命鍾張之藝詔文學之官界四壁以繩直擇五色之毫端粲爾其采昭然可觀雖一勞之克定乃千載之不利錯綜旣備班列有次欲昭明於六書先衰貶於一字俾去顛訛之惑用全述作之意苟不絕於韋編將永齊於石記至於止戈爲武反正爲乏將爲後生之式必憲先生之法爰及垂露懸針鶴頭蚊足酌前代之模楷爲後來之軌躅瞻彼垣牆代茲簡牘篇章煥炳文雅照燭正以

先王之修則曲禮三千習以孔門之徒則冠者五六所謂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示人範於古訓正國常於典經既文明於天下宜遠域而來庭

王應麟曰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譌文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爲文宗時人誤矣參所定乃書於壁非鏡石也

容齋四筆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至開成中翰林待詔唐元度又加九經字樣補參之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並以考正俗體訛謬予采張氏田氏之書擇今人所共昧者漫載於此以訓子孫本字

從木一在其下今爲大十者非休字象人息於木陰加點者非美從羊從大今從犬從火者非甸字古者以車戰故甸從勺下車後相承作軍義無所取看字從手凡視物不審則以手遮目看之作看者非揚州取輕揚之義從木者非梁從木作梁者非乾有干虔二音爲字一體今俗分別作軋字音虔而乾音干者非尊從首下寸作尊者非尊從酋從丌作奠者非夷從弓從大作夷者訛者從旨作老下目者訛漆黍黍黎下並從水相承省作水今從小者訛決沖況涼盜並從水作次者訛饑飢二字上穀不孰下餓也今多誤用至於果芻非之加艸岡加山攜之作携鉏作鋤惡作惡霸作霸筍作筍鬻作髭須加髟或從水祕從禾簡作簡寶從尔趨從多衡合從

角從大而從魚啟從又及戈肇從文徹從去麤作鹿蟲作虫
墮許規反俗作曠又以為情幡作番怪作恠闕為闕炙從夕
閒從日切從力茲合從二玄而作茲升作井輩從北姤從戶
姦為姦蠶從毒吝作兇冤上加點鄰作隣牟從午互作𠄎元
從點舌從千蓋從盖京作京皎從日次從彡鼓從皮潛譖僭
從替出作二山覺從與游於以方為才阜為皂曷為曷匹為
疋收作収敘作叙卧從臣從人而以人為卜改從戊己之己
而以爲巳凡作凡允作允館作館覽作覽祭合從因從又而
作祭瞻作瞻緜從衣滛作在徧作徧徼作僥漾作漾琴瑟之
弦從糸輕作輕如是者皆非也

朱彝尊曰按張參自序五經文字有云十年夏六月詔委國
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
經鉤考互發字義書於屋壁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所謂十
年夏者大歷十年也今西安府碑洞石刻九經後附五經文
字於參序十年句上增貞觀二字論世者遂疑不能決考孟
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觀省詩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
經至大歷年為國子司業無足異者其貞觀字不知何妄人
所增宋錢塘陳思撰書苑菁華卷中載參序無此二字而後
有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國子司業張參序一十六字讀之
積疑始釋可知碑洞石本非唐人之舊矣

又曰按劉夢得國學新修五經壁記稱參為名儒參所書壁
經至發題以試士今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其辭有曰置

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曰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
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誦之至矣唐人多專攻詩賦留心經義
者寡作史者宜以參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其姓
名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一見於藝文志小學類而已闕事
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
奉爲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
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
文字與唐元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
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
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
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跋尾三百九十
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永叔當日反失於摹搨未免類
於昌黎韓子所云掎摭星宿遺義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
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
惟因參所詳定文字務從簡要以便士子作式不能如說文
釋文之詳此學者所易忽因之未有開雕者矣
馥按揚州有板本朱氏不及見故言止有拓本無雕本
但板本多誤不及石本而石本又苦漫滅吾邑孔氏重
刻板本較揚州本爲精密惜流布未廣知者少也

九經字樣

新唐書藝文志唐元度九經字樣一卷

中興書目字樣一卷開成丁巳歲唐元度撰

唐元度自序曰大歷中司業張參掇眾字之謬著爲定體号曰五經文字專典學者實有賴焉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充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其偏旁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爲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者則引文以證解唐會要開成二年國子監奏覆定五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元度狀準太和七年覆定九經字體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準其舊字樣歲月將久點畫參差傳寫相承漸致訛誤今依字樣參詳改正諸經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雖篆隸不同總據說文卽古體驚俗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取其適中纂錄爲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文字之末從之舊唐書文宗紀創立石壁九經令翰林勒字官唐元度復校

孟蜀石經

張俞曰唐之衰侯王怙亂崩裂區宇盪削典法惟孟氏踵有蜀漢以文爲事凡草創制度多襲唐軌紹漢學遂勒石書九經

席益記畧曰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世則石壁九經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時太守文翁始作石室至東漢興平元年太守高昉作周公禮殿於石室東圖畫遠古以來君臣聖賢然亦有魏晉名流以故世傳西晉太康

中刺史張收始畫非也殿有畫自高眈始收殆嘗增易之今
壁閒又有東晉人士蓋收之後繼有畫者不知誰氏也齊永
明十年刺史劉悛益以禮家器服制度偽蜀廣政七年其相
母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
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爲宮其旁置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
帥尙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於殿之東南隅以貯石經蓋自
東漢興平元年歲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
歷年六百七十有三其閒偽蜀刻石經之歲是爲晉開運甲
辰至是一百九十有三年矣

洪邁曰孟昶時所刻石本九經其書淵世民字皆缺畫猶避
唐諱

雷叔聞曰偽蜀廣政七年其相母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
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是歲實晉開運甲辰也蜀守胡
宗愈作堂以貯石經席益增茸爲記馥按張德釗止書論語
孝經爾雅其餘他經皆
有書人姓名可考

晁公武曰石經周易并畧例十一卷

曾宏父石刻鋪敘作偽
十二卷又畧例一卷

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健也以下
有韓康伯註畧例有邢璣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也以蜀
中印本校邢璣註畧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
誤而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尙書十三卷偽蜀周德貞書經
文有祥字皆缺其畫亦缺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
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又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

皆作網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又太宗時得古本因改
正以綱爲網未知孰是毛詩二十卷僞蜀張紹文書與禮記
同時刊石周禮十二卷僞蜀孫朋吉書以監本是正其註或
羨或脫或不同至于數禮記二十卷僞蜀張紹文書不載年
月經文不缺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
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註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
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
以爲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左氏傳三十卷不題所書
人姓名亦無年月按文不缺唐諱及國朝諱而缺祥字當是
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公羊傳十二卷皇朝田況皇祐初知
成都日刊石國史藝文志云僞蜀刻五經備註傳爲世所稱
以此言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耶穀梁傳十二
卷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缺唐及僞蜀諱而
缺恆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眞宗以後意者是田況乎論語十
卷僞蜀張德釗書缺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
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
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不精於人書而無平
又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於人間唐太和申復刻
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
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
都記僞蜀相母昭裔捐俸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母

邱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
 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閒席升獻又刻孟子參焉
 今考之偽相實母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
 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朋
 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祥字
 缺其畫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蜀人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
 獨德釗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
 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營嘗對國子監所募長
 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
 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為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
 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舛誤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為官

既刊定難以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
 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校之石本周
 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刑疇注禮記月令
 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
 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
 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三十一科石刻
 作二穀梁傳一十三科石刻鋪敘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
 十二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計經
 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雲
 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
 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

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
尚書無頗為無陂改春秋郭公為郭亾者世皆譏之此不敢
決之以臆姑兩存焉亦鐫諸樂石附於經後將必有考而正
之者

趙希弁曰石經周易十卷經注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字

鋪敘經二萬四千五十二字將仕郎守國子助教臣楊鈞朝

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臣孫逢吉書尚書十三卷經注

并序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

八十二字共七萬五千二百六十八字將仕郎試秘書郎臣周德貞書鐫玉冊

官陳德超鐫毛詩二十卷經注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字

石刻鋪敘經四萬一千二十一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共十四萬六千八百一十二字將仕郎試祕

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周禮十二卷經注一十六萬三千一

百三字石刻鋪敘經五萬五百八十八字注十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

書郎孫朋吉書儀禮十七卷經注一十六萬五百七十三字

石刻鋪敘經五萬二千八百二字注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一字共十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三字將仕郎試祕書

省校書郎張紹文書禮記二十卷經注一十九萬六千七百

五十一字石刻鋪敘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十萬卷

首題曰御剛定禮記月令第一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

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奉敕注曲禮

為第二蓋唐明皇剛定之本也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

紹文書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經注並序二十四萬五千八

百四十四字石刻鋪敘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經傳十九萬

七千二百六十五字注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二

字共二十四萬五不題所書人姓氏公羊傳十二卷經注一

千八百四十四字十三萬一千五百一十四字石刻鋪敘傳四萬四千七百三

共十二萬一千不題所書人姓氏穀梁傳十二卷經注八萬

七百七十五字一千六百二十十字石刻鋪敘傳四萬一千八百九

不題所書人姓氏論語十卷經注并序三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字石刻

序三百七十二字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將仕郎

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共三萬五千七百三十九字前守簡州平泉縣令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張德劄書頴

川郡陳德謙鑄字孝經一卷石刻鋪敘經注并序四萬九百

八十五字石刻鋪敘序四百三十九字經一千七不題所書

人姓氏石刻鋪敘簡州平泉縣令張德劄書但題頴川郡陳德謙鑄字爾雅三

卷石刻鋪敘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張德劄

書武令昇鑄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以上石室十二經蓋孟昶

時所鑄故周易後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惟

三傳至皇祐初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

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又書將仕郎試國子四門

助教州學講說何維翰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州學說書

黃東儒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華陽縣尉州學勾當王尙

喆朝奉郎秘書省著作佐郎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武騎尉

管勾州學華參奉直郎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內

橋道勸農事及提舉渠堰騎都尉借緋提舉州學解程朝奉

郎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及提舉渠堰

輕車都尉借緋提舉州學聶世卿提點益州路諸州軍刑獄

兼本路勸農提舉渠堰公事朝奉郎尚書比部員外郎護軍
借紫孫長卿益州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
朝奉郎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
曹穎叔樞密直學士朝散大夫右議大夫知益州軍州事兼
管內橋道勸農使充益利路屯駐駐泊本城兵馬鈐轄提舉
益利路諸州軍兵甲巡檢賊盜公事上騎都尉京兆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田況
王應麟曰偽蜀相母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學宮與
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
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張貞又校注文同異爲
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

又曰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唐之
澤深矣

陶宗儀曰張德釗孫逢吉張紹文周德貞孫朋吉五人皆善
書後蜀廣政七年被選以右僕射母昭裔所校勘定孝經論
語爾雅毛詩尚書儀禮禮記周禮纂丹入石鐫置益部德釗
簡州平泉令逢吉國子毛詩博士紹文德貞朋吉俱祕書省
祕書郎

楊慎曰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
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尤善朱子論語
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

吳任臣曰蜀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於石祕書郎張紹文寫

毛詩儀禮禮記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貞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釗寫爾雅字皆精謹

學使翁覃谿先生云吳郡陳芳林樹華所藏蜀石經左氏傳

殘本每行或十五字或十四字字視開成石經差小體亦略

近之全載杜注前半孟蜀時所鐫其十八卷以下則入宋時

鐫耳馥案歷代石經但刻正文惟蜀刻有注趙氏希弁載於後讀書志者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

論語孝經爾雅皆有注田况補刻公羊穀梁亦有注

宋田氏况補刻公羊穀梁二傳

呂陶曰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有劍南百度草創猶能取

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刻於石以資學者國朝皇祐中樞密

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

經者備焉案田氏但補二傳儀禮原刻所有非補刻也

宋席氏益補刻孟子

晁公武曰孟子十四卷皇朝席益宣和中知成都刊石置於

學宮云偽蜀時刻六經於石而獨無孟子經為未備夫經大

成於□子豈有闕邪其論既謬又多誤字如以頻顛為類不

可勝計

曾宏父曰宣和五年癸卯益帥席益始奏鐫孟子運判彭慥

繼其成

馥按以上二刻皆補蜀刻所未備故附於蜀石經後

宋嘉祐二字石經

江休復曰宋子京判國子監進禮記石經本

王應麟曰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刻石兩楹

又曰至和元年八月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求書石國子監帝欲旌勸宗室特從其請二年九月工畢上之賜銀幣

又曰至和二年三月國子監王洙言國子監刊立石經至今一十五年止孝經刊畢尙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近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

又曰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詩二十書十三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眞篆二體

又曰嘉祐三年五月王洙薦大理丞楊南仲石經有勞賜出身六年二月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友直不願仕賜以銀絹五月以同篆石經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

周密曰羅壽可游汴梁見太學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字眞字

李燾長編嘉祐六年三月以篆國子監石經成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疋除試將作監主簿辭不就故有是賜友直建安人得象之叔

葉適曰瑞安沈彬老北游程氏師生閒得性命微旨經世大意時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卽廢彬老竊賂守者自摹藏之

後世孫體仁閣以皮焉名曰深明

朱翌曰本朝石經胡恢所書

顧起元曰胡恢金陵人博物強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濳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恢獻詩自達魏公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陳頥曰開封宋建都處予署府庠事見諸碑刻多宋時太學中石經皆磨滅破碎罕有完者周視齋廡見石礎俱斷碑隱然文字在上

朱彝尊曰宋太學石經在開封陳元之猶及見之惜未有好

事者摹榻今則沈於黃河淤泥之下矣馥按陳頥字元之

元汴梁學修復石經

李師聖記曰惟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乃近代辟離之所樹者陵谷變遷修而復毀其殘缺漫剝者蓋不啻十之五六前政巨寮之賢而有交者亦不遑卹將七十餘年於茲矣今參政公也先帖木兒一見而病之慨然以完復爲己任義聲所激附和者衆不數月而復還舊觀奈何孟子七篇猶闕遺焉公習讀四書而明於大義者也亟欲增置而期會拘迫有司請爲後圖公默然蓋有待於後舉也

馥按此本修復宋刻故附於嘉祐石經後

宋太學御書石經

王應麟玉海曰紹興五年九月賜汪應辰以下御書石刻中

庸篇廷試畢賜御書自此始十二年賜陳誠之周官十八年六月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二十一年五月賜趙達等大學二十四年賜張孝祥等臯陶謨二十七年賜王十朋等學記三十年四月賜梁克家等經解篇皆就聞喜宴賜之十三年二月內出御書左氏春秋宣示館職少監秦熺以下作詩以進六月內出御書周易九月上諭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既而尙書委知臨安府張徵刊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尙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皆就本省宣示館職作詩以進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於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體堂之廊廡

李心傳中興繫年錄曰紹興十三年十一月秦檜奏前日蒙付出御書尙書來日欲宣示從臣時上寫六經論孟皆畢因請刊石國學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

截江網紹興九年上所寫六經論語孟子皆畢因刊石於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縣學

玉海淳熙四年二月詔知臨安府趙磻老於太學建閣奉安石經置碑石於閣下墨本於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爲名朕當親寫參政龔茂良等言自昔帝王未有親書經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照耀萬世崇儒重道至矣上曰太上字畫天縱冠絕古今五月磻老奉閣將就緒其石經易詩書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外尙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

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御書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牌賜國子監百官表請觀視從之

宋鑑知臨安府趙礪老具到兩學修造圖本西北隅建閣安頓太上皇帝御書石經上曰太上於字畫蓋出大縱朕嘗謂鍾繇字最工猶帶隸體如太上宸翰冠絕古今參政龔茂良等奏誠如聖訓

陳騫中興館閣錄紹興十三年二月恭閱御書左氏春秋史記列傳少監秦熺著作郎王揚英周執臯祕書郎張漢彥校書郎嚴抑張闡趙衛錢周材范雲正字洪遵吳芾各進詩一首六月恭閱御書周易少監姜師仲祕書丞嚴抑祕書郎張

闡著作佐郎錢周材趙衛各一首校書郎陳誠之二首正字洪遵吳芾洪适潘良能沈介各一首十四年正月恭閱御書尚書祕書丞嚴抑三首祕書郎張闡著作佐郎錢周材趙衛

校書郎陳誠之正字吳芾沈介各一首十月恭閱御書毛詩提舉祕書省秦熺一首少監游操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檢討官嚴抑各二首著作佐郎錢周材一首趙衛二首校書郎

陳誠之一首正字沈介二首十六年四月恭閱御書春秋左氏傳提舉祕書省秦熺著作佐郎王墨卿各二首魏元若校書郎沈介正字湯思退劉賡張本各一首

洪邁御書閣記略曰若稽古高宗皇帝實天生德既以聰明聖武戡濟多難垂中興億年之基洎保大定功投戈息馬於

世紛萬殊泊乎無一嗜翫惟翰墨相域天縱神與不舍食息
 詩書易春秋孝經論語孟軻氏書凡幾帙帙凡幾字一一肆
 筆而成翥鳳翔鸞震蕩輝赫端正嚴重肅如神明當是時每
 終一經輒詔玉冊官摹刻編以石本侈錫方夏光天之內羣
 戴其書一首五字武合一首十六字
 曾宏父曰高宗卽位十九年干戈之日居多乃能親御翰墨
 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
 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
 楊冠卿曰太上皇中興以來崇尚經術親灑宸翰刊之翠珉
 蔭以豐宇聖人之經固已是正遺闕昭如日月傳諸無窮聖
 上臨幸兩學思有以盡寶藏尊崇之意且又建爲傑閣揭以

璇題棟宇翬飛奎壁煥爛窮今亘古未之前聞

潛說友臨安志光堯石經之閣孝宗皇帝御書扁淳熙四年

詔臨安府守臣趙疇老建閣奉安石經以墨本置閣上御書

石經易詩書左氏春秋禮記五篇

中庸大學學記
論語孟子

吳訥曰昔宋太宗嘗曰朕退朝觀書外留意字畫雖非帝王

事業不愈遊暇聲樂乎迨後高宗亦曰寫字當寫書不惟學

字又得經書不忌紹興二年宣示御書孝經繼出易詩書春

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總數千萬言

刊石大學淳熙中孝宗建閣奉安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

新安朱熹修白鹿書院奏請御書石經本是也元初西僧楊

璉眞伽造塔行宮故址取碑石壘塔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

爭而止後因改學爲西湖書院歲久閣廢石經斷折零落洪武中移仁和學於書院然石經久廢人莫知留意也宣德元年夏予出按於杭觀之慨歎迺以屬郡守盧君玉潤率教官生員收拾得全碑若干碎折若干一一補鑿共得經碑百片昇置殿後及兩廡焉

楊一清記曰監察御史朝郡宋君廷佐奉命按治浙江之暇嘗求所謂石經者曰在仁和學因往視之多斥棄瓦礫中曰噫嘻此南宋太學中故物也胡傾斥至是哉乃進杭州府知府晉江留君志淑問其故留君稽閱誌籍蓋宋高宗初渡江都臨安卽詔建學養士紹興二年手書易書詩春秋論孟中庸儒行諸篇刻石於學京兆尹趙礪老建尊經閣以儲之二

十四年複製宣聖洎顏曾以下七十二賢贊並李伯時舊所繪像皆刻石置之學理宗紹定五年又以所製伏羲以來道統贊刻之附諸石經之末宋亡學廢元西僧楊璉眞伽謀運致諸石爲寺塔址賴廉訪經歷申屠致遠之力而止國朝洪武十二年卽書院建仁和學宣德二年巡按御史海虞吳公訥慨石經殘缺屬知府盧玉潤收集之得全刻及斷毀者若干分麗其中天順三年改建縣學於今所其諸石悉徙以從四十年於茲宋君曰歲久而廢物理固然惟茲盛典廢莫之興則有由矣豈不以學宮專崇於郡蒞茲土者朔望廟謁春秋釋奠亦惟知有郡學縣雖有學槩莫之至焉知所謂石經者而葺之乃檄府命移置諸石於府學焉屬留君理其事又

命通判咸寧喬遷董工役因徙圖像於尊經閣下登以瓊甃
石經及表忠觀諸碑則徙於櫺星門北之兩偏周廊覆之既
贅既堅其屋之數左二十有二楹右如之石之數圖像十有
五贊八易之書七詩十春秋四十有八論孟中庸十有九表
忠觀諸碑十有四既訖工留君具書肅使者謁予記慨惟經
書之在世猶日麗天水行地不假形器而存與天地同悠久
者也顧秦燔漢鑿之餘不絕如綫非常之變或出於意料之
所不及有斯文之責者不得不憂託諸貞石以壽於無窮亦
維持世道計耳漢中郎筆跡已不可見唐長安石經實與臨
安後先竝美今長安故無恙而仁和學宮獨委棄至此凡吏
於茲土於茲者將不均有責哉夫高宗之爲君復仇撥亂慙

德多矣史稱其博學強記繼體守文有足嘉者理宗之嗣統
無足齒錄然能表章先賢崇正學變土習功不可少觀其所
以圖不朽者而其所存可知已古書家李斯鍾繇雖畔道君
子猶取其長歐虞以降殘碑裂石至一宮觀一浮圖之微世
寶之如金玉矧茲文教所關非崇長異端游心末技者比是
固可重而高宗之書精麗有法置之名家亦烏可棄哉抑
又聞長安古石刻尙多散漫不一往往爲都民鑿鑿以至磨
滅宋韓縝修霸橋督工急民磨碑石以供之經此二厄存者
遂鮮後直移至西安郡庠保全至今夫寺塔之厄略同霸橋
而郡學之遷其設心行事正相類雖物之興廢有數然振厲
修改每存乎其人必有儒者之心而後能及此其他非惟不

肯爲亦固有不暇爲者矣宋君讀書好古其所猷爲務關風
教留君志足以承上才足以濟心而任勞於下又有通判喬
君故一指畫之間而百年之廢墜以集是固可書而謂後之
人有復不能嗣守而保厥成者則非今日之所知矣正德十
二年秋七月

文徵明日小字石經殘本百葉約萬有五千言前後斷缺無
書人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書
孝經繼書易詩書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
解總數千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
之閣卽此是也蓋思陵平時極留意字學尤喜寫經嘗曰寫
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忌此書楷法端重結構

全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所書惟易春秋左傳又皆不全視全本
百分之一耳又按元初楊璉真伽發宋諸陵造塔取故經石
爲塔址爲路官申屠致遠所遏而止然石經竟亦散落國朝
宣德初吳文裕公按浙命有司追訪所存無幾矣此本雖殘
缺要不易得況紙墨佳好猶是當時搨本又可多得哉唐君
伯虎寶藏此帖余借留齋中累月因疏其本未定爲思陵書
無疑正德十二年

郎瑛曰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
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淳熙中
孝宗建閣藏之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朱子修白鹿書院
奏請石經本卽此是也元初西僧楊璉真伽造塔於行宮故

址欲取碑石壘塔時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後更學爲西湖書院碑閣俱廢國朝改爲仁和學洪武末徙仁和學於城隅之貢院而石經亦昇致焉歲深零落踣卧草莽間而龜趺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年侍御史吳訥屬郡縣收集凡得百片置之大成殿後兩廡已爲不全之器矣近於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復移至杭州府學之廡于慎行曰元人破宋用楊璉真伽之言將宋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臺爲杭州推官申屠致遠所拒而止此亦秦火之再見者也致遠壽張人素有文名蓄書甚富號爲墨莊

金太學石經

王暉修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曰竊見大都南京廟學所有九經石刻刊琢極精近年以來舊制旣廢舉皆散亂於荒烟草棘中日就摧圯甚可惋惜且經之遺制自漢唐至今歷代聖王無不尊崇修理蓋重夫經世大法故也今海宇混一方息馬論道之時據上項石經理合修立以彰國容

明一統志金國子學碑二在舊燕城南

于奕正曰金石經碑在舊燕城南金國子學碑刻春秋禮記今磨滅不完

安世鳳曰石經自東漢以蔡邕名今並其搨本亦不存唐序注孝經始刻石立臺而表章之功不足償離經之罪惟文宗以羣經刻於碑院至今嘉惠學者乃經宋中葉之亂淪於燕

幾不能存迨正隆四年方為耶律隆所修則石經之所以長
至今日者皆其功也其記字仿石經亦稍形似

許印林先生瀚曰如安氏所言金石經即唐文宗石經
耶恐失之遠矣良善謹按燕學石經明志但言碑二于
氏則曰春秋禮記其為何時刻共刻幾部何體書皆不
能詳據王氏修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又似九經石刻
為廟學所本有亦不詳其來歷至安氏一段原編似誤
宋中葉之亂淪於燕者乃謂汴學石經即春秋禮記等
石也春明夢餘錄亦言九經石刻舊在汴梁金人移置
于燕今不復存蓋燕之石經即宋汴學二體石經楊南
仲所書者金人但移禮記春秋等石餘者仍留汴學後
或移於他處今祥符尚有周易殘石尚書殘石陳留又
有周禮殘石可證然則燕學石經既非金刻不得曰
金石經而皆謂燕學石經為九經者亦未曾詳考也

歷代石經略下卷



石經始於漢蓋據竹簡漆書也夫漢之視周猶今之視

元明也其視竹簡漆書猶今之視元明寫本及印本也

唯中遭秦亂又以隸變古文後世取法不無微誤

詩文王豐

豐文王鳥驚鳥驚在豐豐古文本作豐象形三代鐘鼎
文凡眉壽字不作豐則作麤蓋豐為本字麤為借字眉
為後起字也詩則文王及鳥驚作豐巧言作麤兼葭作
潛潛又眉之分別字也古人或一字數用或數字一用
極形音通假之變此類是也此字既變為隸後人多闕
疑大徐說文作豐為二十八字之一然不謂其為眉之
古文也魏三體石經既無可攷宋二體石經恐已從大
徐之說而篆豐作媿矣近人乃以豐字當之音同而形
不類或豐即魏作三體意在存古然當時或譏其失是
闕之誤歟

二者久無完本唯開成石刻為至今所遵守以其取法

漢魏用毛鄭諸儒之本也惜其奉當時詔令未盡合古

書則信偽孔本而廢今文禮則用明皇所改月令而亂

古本之舊開後世改經之漸此其弊也明皇所改月令當法魏之典論

別刻光緒壬午冬王廉生太史自川陝至陳同讀

此書因言向至西安府學觀唐石經見經文之後有都

計字數拓工省紙故各本缺焉良善按金石萃編尙錄

各經字數及都數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 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七字 毛詩

四萬八百四十八字 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 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禮記九萬八千九

百九十四字 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 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 穀梁傳四

萬二千八十九字 孝經二千四百一十三字 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九字 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 五

經文字 九經字樣 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千五百五十二字又有書石

及都檢校諸臣名銜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於元日惟

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玠書石學生前

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祕書省正

字臣柏曷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

陳莊士覆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

柱國賜緋魚袋臣唐元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

檢校刊勒上石朝議郎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

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

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

柱國榮陽郡開國公 桂氏但據顧朱兩家之說故從略

食邑二千戶臣覃 廉生又得唐刻孝經殘石於長安無年月可攷唯民

耳字缺未筆庶人章作孝無終始而患不及己者未之

有也多一己字 道咸閒許印林先生 校定此書將同

說文解字義證刊行以兵燹而罷今吳仲飴太守 重熹

乃屬 良善 定譌闕疑而付削氏以嘉惠學者使知今日

所讀之經有本有原而學六藝之學者由漢之小學而

求諸三代之經足矣無事旁求也 良善 欲景寫歷代石

經作小字本與此書相輔而行校書少暇以待異日時方

校刊文章軌範據古錄及攀古小廬雜著癸未九月仲飴太守之子崑校勘

一過十月良善覆校校畢謹識于後日照丁良善



71021238

